書集傳或問

書傳或問卷上

陳　大猷　[illegible]

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併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大猷謹書

堯典

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號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舜曰格汝舜曰來禹咨禹曰棄曰皋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當爲名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雖論語曰予小子履履爲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爲履此則不可知

或問堯典孔程二說如何 孔氏曰典常也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 程氏曰典則也上古因時爲治未有法度典則至堯而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其治可紀故書有典 曰二說皆善但孔專言常則不及

可法之義專言道則不及政事可法之旨程專言法度非惟不及可法之意然言法而不及道未統舉一而遺大曰典訓常也訓法一字二訓可乎曰一字數訓者多矣惟其能常是以可法惟其可法是以能常曰夏氏謂以堯舜之事載之典籍故為堯典舜典先儒亦取此說如何曰文籍所以謂之典籍者以其籍可為常法故以典名之而非謂典即籍也猶六經謂之經者以其書可為萬世之經故以經名之而非謂經即書也如以典籍言則百篇皆典籍也豈獨堯舜之書為典哉

或問堯典為虞書闕疑何也曰孔氏以堯典為虞史所追錄故謂之虞書按左氏傳引舜典大禹謨皆云夏書舜典亦載舜陟方乃死竊意舜典禹謨乃夏史所追錄故夫子未正之前止謂之夏書舜典為夏書則堯典為虞書明矣今舜典禹謨

之爲虞書則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既正舜典禹謨益稷[illegible]得不正堯典爲唐書乎夫一代之書必當題一代之名班固作前漢史於後漢時止謂之前漢史未嘗題爲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於晉時止謂之三國志未嘗題爲晉志也況夫子斷自堯典以爲百篇之首豈應獨仍其舊而不正其名哉意其必有舛文也或謂堯典舜典禹謨皆謂之虞書以見三聖守一道夫三聖守一道豈以是見哉此則不必辨

或問呂氏謂二典如易之乾坤何也曰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備矣其餘六十二卦皆乾坤卦內之事件耳二典之書爲君爲治之道備矣其餘諸書皆二典內之事件耳明道謂詩之二南如易之乾坤亦以其包括一經之義而冠一經之首也

或問聰明諸家說如何曰諸說不出兩塗泥於字面者則以爲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說其字而不及其意豈堯舜之外它人

皆聾瞶乎放於義意者則以為洞達無方執其意而不及其字則聰明何以即視聽而言乎蓋聰明乃譬喻智慧之辭古人立辭如此者極多如防閑本末萬葛綱紀等字皆是假物以譬事唐孔氏兼此一義其說確當曰既然矣于後注其說何也曰唐孔氏但言聖人之智慧而不及智慧之極則神智洞徹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之說又所以補孔氏之未至也其他附注多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曰若稽古帝堯程說如何程子曰若謂堯典之辭也史氏紀載世之事曰稽古之帝堯其事曰云云曰書當以古文為正劉說為善然程說亦非諸家所及

或問東萊謂敬乃百聖相傳第一字其義何如而人之於敬若何而用力耶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萬理該萬物應萬事是為斯道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八極至藐此心

倏然而可遊萬里至遠此心俄然而可到斂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不在焉泰華當前而目不見雷霆震右而耳不聞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有閒天壤易位孰主其主而宰其宰哉亦曰敬而已敬者心法也即文王所謂宅心也即孟子所謂存其心求放心也即揚子雲所謂存神而神不外也即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心常在腔子裏也即上蔡所謂常惺惺法也即和靖所謂此心收斂不容一物也靜亦靜動亦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其處也泰然其立也卓然其豁也洞然其止也凝然其照也湛然一塵不留萬境呈露由是而誠意正心由是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聖學之功用可全矣然學者非不知心之當敬敬之當務也然心每未能以純乎敬者由知敬之為敬而不知所以為敬

則悍其難而莫適其安者皆是也蓋宅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宅其心也存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心也存神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神也以敬律心則敬與心為二物交戰而不相入而心反病矣是添却一重公案也是有事焉而復正也是積磨鏡之藥於鏡而反以病鏡也梏而不舒物而不化乃此心已非本然之心矣尚足以為敬乎相去一毛間千山復萬山此只做得縛手縛脚若流生受艱敬做不得言語移動灑落縱容自在底敬劉子曰敬在養神夫不曰以敬養神而曰敬在養神者謂存養此心之神自作主宰不使昏散走作此即是敬不在他求也劉子之言又所以為論敬之要也然貫乎熟之而已養得神後則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融溥如淑景初春天君自然清整百體自然理順這不是撐矜肅羈縱容自在底敬必循此而實用其力然後有以體此而實識其味苟知空言無益於得也

或問安安先取王氏說王氏曰理之所安者聖人安而行之後乃取陳說何也曰安安

乃承上文欽明文思而言朱氏語錄謂安安乃重疊字蓋以上四者出於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言安安以極狀其安行之妙非有一毫之勉强也王氏雖說得兩安字然上言理之可安者則是於欽明文思之外別言理而下安字其味又未免失之薄也

或問孔氏以能訓克以至訓格而子所釋不同何也曰凡訓詁以一字訓一字多得其近似未必皆究其全欲人自以意體會之耳克本訓能又訓勝惟其勝之故能之晦庵亦以爲克雖訓能然能字不如克字有力故曰實能勝其事之謂克格于上下帝感格幽明皆極其至之意大學格物晦庵以爲窮至其極處故曰極其至之謂格光被字訓廣訓與訓明必包此三意而後被字意味方全故曰與廣光明之謂被如懋字訓詁止訓勉吳氏謂懋不必皆訓勉如時乃功懋哉子懋乃德

皆有豐盛之意故曰勉而茂之謂懋俊字訓大訓敏故荆公以爲大而敏之謂俊此類後多不載

或問格于上下林氏際天蟠地之說如何曰際天則但與天相際而無峻極于天之意蟠地則但見深入而又未兼廣博之意也

或問克明俊德諸家多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言俊又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稱俊之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之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只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然此俊字止訓大亦豈所以名聖德哉

或問九族兼二説何也曰孔氏高祖玄孫之説正矣然角弓頍弁之詩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周官六行兼孝友睦婣晏子言使吾父族無不乘馬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秦漢間説三族亦指父母妻族爲言則孔氏之説似失之狹歐陽夏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説廣矣然不本於同出高曾以爲重似失之泛二説並存可也然歐夏之説父族四則以父五屬之内一也以父之女昆弟己之女昆弟及己之女適人者及其女之子居其四焉抑不知諸女已在父五屬之内了雖曰有服紀之可言未免失之支離以意度之則父族四者恐只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如此則與今世之五服孔氏所謂同出高曾之説一同母族三者則母之父母母族及母之姊妹族也妻

族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或以高祖曾孫非己上下所及見而
病孔氏之說則其陋不待辨矣夫高曾謂己所同出之派下
耳至元孫曾孫則又以己爲曾高此即今五服之制古所謂
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豈必以其己之所盡見哉吳氏之說雖
經無明文然亦不可不知吳氏曰九者數之極九王者於袒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或問百姓之爲百官族姓何也曰唐孔氏謂左傳云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
以爲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
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
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亦可觀其所指如何孔氏以
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複然經言俊民用
章五服以章有德與天明明在下無明勸糞皆是指臣而言
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辭矣曰上旣以明俊德爲

用賢而此復言平章百姓獨非重複乎曰克明俊德是舉未用之賢兼在下者言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官即在朝者言之也正如中庸言尊賢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群臣耳所謂正百官以正朝廷者也荊公曰親九族之道賢不肖所能知行不辨也則與章乎平不責以學不能其功則無異乎章亦然平章百姓一語足以槩盡舜典咨四岳而下半篇之義率百官若帝之初一句足以槩舜典即位一節之義林少頴謂聖人之言約言之雖一語不爲寡詳言之雖百言不爲贅此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或問羲和諸家以爲氏夏氏以胤征言羲和酒淫以爲羲和乃官名何也曰羲和蓋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氏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或問晦庵謂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去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星此説如何曰此

即蘇氏之說然既職在曆象又宅於四極則所謂度日景之類不言可知王肅之說已包之矣亦猶林氏以賓出日餞納日為候昏旦驗晷刻以作曆也然彼說可以包此意而此說不可以包彼意也

或問暘谷諸家皆祖孔說子獨取王說何也（孔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曰按洪範兩暘相對王氏以日出為暘當矣唐孔氏推孔說謂陰闇而陽明故以暘為明而不言所據字書中暘字亦不訓明蓋孔對昧谷而言故以暘訓明要不如王說之正

或問孔氏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為是林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為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

午氐房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為四方中星哉王肅實見其非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家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其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蔡氏曰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

上使皆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亦未爲精密也

或問厥民夷蘇氏謂農事至秋稍緩老弱可以漸休故曰夷程氏謂秋成民獲卒歲之樂而心力平夷子從程說而删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何也曰二說皆善但蘇則主民力而言程則主民心而言除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則語意圓而無不包矣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諸家所言分至晝夜刻數不同何耶曰唐孔氏謂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中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之出没爲說天之晝夜以日之出没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則晝多於夜復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

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晝亦多夜五刻此不易之法也然按今曆日分至晝夜刻數則與馬融之言同意亦以日之出入分晝夜歟

或問諸家皆以歲一周爲朞孔氏曰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諸家皆祖孔氏說而子謂朞三百六十六日以爲指兩冬至而言何所據乎曰此出洪範疏以曆中經考之每兩歲冬至相去必有三百六十六日二十四氣皆然不然則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中間有閏無閏皆然此其可考之明據也

如諸家之說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每日行天一度則是又欠周天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是欠十二日也蓋日行天度不盡而有餘剩之度則可何以謂之餘十二日乎三年欠天度三十三度四分度之三是以閏一月使日行天度所欠之數而補有餘分也馬融之言大與緯言餘其意一同但論乎不分曉兼錯處之說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句文義未順也

或問吳氏以滔天爲衍文何也曰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爲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爲一義孔說與下文義同矣然謂洪水際天

滔滔可也蒙泰云滔天其義不通故齊唐謂誤此二字而晦庵以爲衍文也

或問林氏祖史記以瞽瞍爲其無目而病孔說何也曰孔說恐必有據若果無目則何以能肆其頑嚚所謂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何自見之而允若耶

或問曾氏說釐降謂舜於二女嫡庶之分理之使有辨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如何曰釐者凡事理之使皆當理也降者使降心下意以相從也非止正嫡庶去其驕而已

或問王氏以釐降爲下嫁李氏以欽哉爲堯戒女晦庵兼取其說如何曰林氏謂此說亦通但如此說則一篇所載惟及乎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此說是也曰呂氏說嬪虞之事不載何也呂曰以頑嚚之親少有不到則貽其怨以天子之女以行不盡則貽其不足一則至惡在前一則至貴在後左右皆陷舜事父母則妻子之間必有不盡安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足此人至難處處曰此但說得舜自身中所處

之事未說得舜能使二女亦會處此事也故移注於我其試

哉之下汝績于虞之下則未盡也

舜典

或問歷試諸說如何曰東萊之說至矣陳氏及新安王氏之說

雖未免以後世事體論聖人亦不可不知陳曰古人薦人於朝猶曰與衆共之意本天下所以之匹夫不求其有以服天下之心安得天下之與其哉。。王曰歷試之後德業彰著天下心服則授之名公而居之者安

或問三山陳氏勳華之說如何陳曰堯謂之勳舜謂之華皆別其可見者言之也曰林少

穎謂舜言華堯言光此說已善堯居帝位成功爲大故先言

放勳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勳而先言華也

或問左氏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

元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

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

時而書以爲舜自爲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

舜能舉賢以爲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爲也

或問史記載烈風雷雨弗迷如何史記謂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因之以爲洪水爲患舜使舜入山林相視雷雨大至衆皆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林氏曰史記言涉於妄怪自謹徽五典以下皆是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亦是試之則試之時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覘其迷與不迷者乎吳才老曰天欲顯舜則當使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休光景星上下相應何至爲烈風雷雨使其僅僅至不迷而後顯異之人且將以舜爲衒異於天矣要之必是如孟子所說主祭之事但世代久遠不知大麓爲何地耳

或問孔氏以在璣衡爲審己當天心與否如何曰林氏謂歷試諸事已足以驗天人之並與矣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終文祖乃始審天心使七政有失度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不然也此說是此後有去取明然可見者不復盡辨

或問七政諸說如何三山林氏曰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唐孔氏曰言吉凶各有異政假使出於君之政也。王氏曰以人之所取正也。葉氏曰七者所以齊正四時從而事也曰陳說孔葉說主天而言政唐孔說王說主人而言政然主人而言要不若主天而言但葉謂正四時作萬事則不然日月五星所以成歲功豈止正四時而已不若陳說為當然猶未明故推其意而足之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乃譬喻之辭猶五星謂之五緯星豈有緯乎以其變動異於經星故謂之緯北斗謂之天樞天豈有樞乎以其持造化之綱紐故謂之樞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唐孔氏說亦微有意故附見之

或問日月星之所以光者如何曰凡氣之精英者必有光日月星者精氣之上浮者耳人之目亦然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五星者五行之精氣也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

或問渾天之說如何曰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晦庵曰天實渾淪之氣其行度本不可知但以星辰分為度限每宿各有度數合之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道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斜而廻轉此其大率也○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

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為天所牽轉至於日沒
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朱氏楚
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中乃樞軸不動
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轉與是為天體而
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
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久而不墜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何憑
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天其圜九重則自地
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
無復有涯矣○河南邵氏曰或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
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
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或問六宗諸家多取猥雜之說新安王氏曰洛誥言禋于文王武王則宗廟亦可言禋○孫氏曰數十六祀天神也禋六宗類人鬼也望山川祭地祇也○王氏曰天子事也朝於地不言大示於人不言大祖於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

人鬼之及六宗山川則天神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神之及上法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宗亦可知也於天則舉尊以見卑於人於地則舉卑以見尊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説林曰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祀宗之如隋之三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為六宗則七世之廟非宗古即是禮也。蘇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於餘廟豈有獨祭太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帝之後乎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言宗夫祖宗專言之而分別之則有功德之辨泛言之則自祖而上皆可謂之祖宗如大宗小宗皆稱宗祖廟則稱宗廟器則稱宗彝豈必有德然後始謂之宗乎以三昭三穆為六宗於義亦通蘇氏謂受終祭太祖而不及六宗類帝之後祭六宗而不及太祖以是為疑夫謂受終祭太祖則并告六宗可知後祭六宗則并祭太祖可知蓋先後互見耳蘇氏不疑類帝而不及地示謂可以類推顧於文祖六宗疑之何也曰若是則受終與禋為兩祭宗廟不幾於瀆乎曰先是受終後是告攝位或是二事亦猶今士大夫前是受差除告廟後是交

割祭廟亦何慊乎此二論皆未定以病張髦之說要之以昭穆爲六宗終是經無明據而孔氏之說有合於祭法及家語故以孔說爲主而附張說焉

或問漢儒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又有五帝五行精氣之神夫土無二王尊無二上二猶不可况於六乎曰趙伯循曰禘必及五帝者五帝功多遂爲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帝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祀之次於天也

或問祀上帝不言地亦何也曰蘇氏曰凡祀上帝必及地亦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理必不然是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攷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王莽始

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不合唐明皇始下詔合祭以至于今學者疑焉不知祀天必及地蓋自舜以來即然矣

或問程氏說日覲四岳羣牧如何（程曰既月則四方諸侯至者多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非如後世朝覲會於一日也）曰四岳在朝之大臣羣牧不過十餘人所以日覲者非止為其來之不齊蓋數朝見以圖政也

林氏非唐孔氏正新君之說其甚善附見于此（林曰唐孔氏謂五瑞斂而還之若言舜覲羣后之改為舜反覲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固善然謂之正始則可謂之正新君之人始則不可孟子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舜正名而為新君將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言蓋近於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或問五禮孔氏以為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諸儒多從之今從程說何也曰陳少南推程說曰修五等諸侯之秩序故以贊定其等差非謂修五禮而又修五玉也愚按五禮依程說則於下文義順如孔說非惟下文斷續而於諸侯事亦不甚相切夫既定諸侯五等之禮則吉凶賓軍嘉之五禮皆在其中而

續禮易樂改制度易服色之事皆可推矣
或問五玉孔程諸家皆謂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瑞而新安王氏則以五玉爲贄而與五器共爲一物何也曰以理推之不應以所執之瑞而爲贄新安王氏辨據已詳按周禮大宗伯及小行人言五瑞則曰元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而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則曰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與小行人所言六幣圭璋璧琮琥璜同注云六幣所以享也則五器非五瑞明矣
或問羣后四朝孔云各朝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何如曰林氏曰諸侯各朝方岳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矣不應於此又言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而未嘗朝京師也必無是理曰四朝爲四年一朝固然矣然二說不同何也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

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
尚從疏闊豈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上言
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爲此也
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
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
年一朝則是侯服四年之間四朝也以綏服二年一朝則是
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也惟荒服爲
四年一朝耳餘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要荒必無四年一朝
之理曰然則鄭氏所謂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其
詳可得聞歟曰此固不可强爲之說或是一年朝一方之諸
侯如巡守之分四方亦未可知而要荒恐未必與也此當缺
疑曰孔氏謂堯舜同道舜攝位如此則堯可知如何曰舜攝位
之政凡三事定巡狩朝覲之禮肇十二州封域之制正刑流

赦贖之法以及此二事參之疑巡狩朝覲亦有所參定也

或問王氏說封山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粟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何如曰合孔陳二說已善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應言於肇州之後兼如王說則是盡禁天下之山而非止於名山濬川亦止說得興利一邊若以爲王道之始則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或問子既從吳說以五刑非肉刑則典刑果何刑乎曰自漢文除肉刑至今日自死刑之外所用止笞杖竊意唐虞之制亦猶是歟曰林氏說肆赦謂未獲者縱之已獲者赦之如何曰縱謂釋其身赦謂除其罪縱者必赦赦而後縱故連言之非謂已獲與未獲也永嘉鄭氏雖以典刑爲肉刑然大意依違附見于此鄭曰古有肉刑非聖人忍於殺戮也民習於重不可懲於輕者勢也時雖之出刑措不用舜始制爲贖典以寬其

自愛重犯法之心爲五流以宥其大者爲鞭爲扑以待其小者[illegible]以爲未也又爲贖爲赦以赦其法之可[illegible]情之可矜者肉刑蓋[illegible]所用矣而不敢變也象以示民使之知所避耳所謂畫象而民不犯者歟

或問蘇氏謂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林氏謂四凶之惡其始見用於堯其終見罪於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容心哉葉氏謂三苗見於經者凡三呂刑言遏絕苗民在命羲和之先此所竄在禹治水之前大禹謨征苗在禹攝政之始舜典分北三苗意其在禹徂征之後歟蓋世濟其惡非一人也林氏謂說者以洪範言鯀則殛死遂以殛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足矣何必於羽山所謂殛死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當從本傳所言數說皆善

林氏曰書所載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懼其涉於疑似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而後世猶有

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周公負黼扆以朝諸侯於明堂者蓋妄說也唐孔氏謂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位故求賓其人以此說是也蓋舜雖受禪其實猶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耳而堯之位自若也堯崩畢喪然後言朝即位方訪四岳求其可為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居百揆餘三十年然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其嚴如此也愚按此說有補於名教既載其要於集傳又附其詳於此

三山陳氏說明目達聰雖前輩所已言然文意明暢因附于此

陳曰唐虞之世下情未嘗不通而舜猶及此者蓋論即位之初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此舜其濟天下之務不通舜亦不恃其見聞而必廣求之也以舜之聰明四目四聰又非有加於舜也舜之意若曰吾自用其聰明而使夫人不得以盡其情則門庭咫尺或至天下之利害付之壅蔽豈一人所能周知今退然處於無所聞見之地使天下有聞見者咸造焉則天下休戚利害可以均見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海者用此道也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為要道蓋天下猶一身也而關節脈理必欲其無壅一節不通則身受其病矣是知下情之通塞乃治亂興亡之所由判也

或問明四目達四聰諸家謂舜不自視用四方之視以為視舜不自聽用四方之聽以為聽如何曰此說雖高而未免於過夫釋經者但當順經文以明正意不及者則有欠說之病過之者則有衍說之病夫經有是意而發明不到此欠說之病本淺而鑿之以為深本近而迂之以為遠此衍說之病夫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固出於帝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然遽謂舜不自視聽用四方之視聽以為視聽按之經文則本無此意乃抗而過之者也其意又差釋經者此病多矣

或問奮庸熙帝之載諸家多從孔氏以庸為功以載為事如何曰下文亮采已為事矣既言奮功而熙事不應重言亮采兼奮功而始及熙事熙事而始及於明事亦失其序如今說則文意安順無上所云之病林氏謂百揆職重以奮庸熙載為

有已試之效者將用為百揆其亮采惠疇乃未試之效其於伯

禹作司空及汝平水土之語皆相協此說亦通但有能二字

不順耳

或問葉氏朱氏說伯禹作司空如何朱曰使禹以司空行百揆之事改平水土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又以百揆之事兼曰禹周以六卿兼三公也曰此說文義雖順但禹平水土在舜

徵庸之初八年而水土平舜自攝位至此已二十餘年謂禹

以司空兼百揆固無害然以為復使之平水土則不然

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

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

婦也朋友之交也人倫盡於此五者敷五教於人而君臣之

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說

為正曰孔氏以敷訓布而子謂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

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

教曰蘇氏謂教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而爲僞此說如何曰此說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亟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教亦多術矣豈專在於寬哉曰教人者易以欲速而受教者難以速成易於欲速則忿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既以敬爲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子採呂氏之說謂爲含洪廣以人漸漬涵養辭不幾於贅乎曰含洪廣大以容量之寬言之漸漬涵養以將日之寬言之則寬之意義方全也

或問惟明克允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文義爲順今用孫說何也曰用刑者非但取其明而已蓋徒明則[illegible]

於祭而流於苛故悉其聰明以致其忠愛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故知孫說爲善

或問蘇林氏言兵刑非一官何如蘇曰唐虞以德禮治天下猶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故未必易將出師將使皋陶以五刑之流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然其事必寓於農民當是時訓農治兵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皆兼領其事是以不復以司馬小戎將謂竟將士與司馬爲官誤矣夫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非所得而問也○林曰夫蠻夷猾亂寇賊不用兵務之則何以禦夫皋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爲將帥古無是理舜之時安知其無大司馬九官偶不及之耳曰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兵既不常用但領之於士官兵刑合爲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於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蘇林疑其說者以士師不可爲將師耳夫爲將者非以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掌兵而未嘗爲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領如今世之制故征苗自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皋陶也夫工虞之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司馬豈應置而不言乎夫唐虞兵刑

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或問無垢張氏說若予工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制作複改張說何也曰無垢所言雖善乃聖智創物之事非百工之事也不若張說爲當

或問林氏說虞官正合孟子之言且不載何也林曰孟子之言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舜既命稷播百穀又求掌山澤之官觀益之命則曰子孟子所言乃爲治之初將以厚民耳其曰不可勝用者乃爲民而殖物也帝舜所言乃成治之後推以及物耳其曰若草木鳥獸者蓋代天而理物也氣象固不侔矣然舜之言自足以包孟子之意孟子之言則不可包舜之意也

或問直而溫而下四句荊公以爲此教者之事諸家多取之如何曰晦庵謂如此說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愚謂直溫剛簡殊非施教者之事王張氏雖强引經據於理終非所安也

或問蘇氏謂九官舜有不問而命者臣有受而不遜若皆隨其實如何曰古者君臣皆以位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其所以遜者非特爲禮文而虛遜亦非謂才不足當而遜也蓋其謹重不忍之誠意發見自有不容已東萊謂晉王述見時人多遜官以要盛名乃不遜而受以矯虛遜之弊要之虛遜固非述亦未爲見理者也述誠不識所謂誠實之遜蘇氏謂隨其實而不遜正東萊論王述之意而不問而命不遜而受乃後世直情逕行者所爲非唐虞敬謹之氣象也王孫氏之說已當

或問夏氏言九官自稷契而下皆舊有職任夔典樂已久故以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答舜如何曰若然則稷契等何爲無答

辭乎舜方命以職而遂自述其功必無此理亦非史氏敘事之體以上下文考之其爲益稷篇錯簡衍出無疑

或問舜纔堯不應遽廢羲和之職舜典止及四岳九官羲和職兼天人反不與何耶曰典謨皆彼此互見舜在璿璣玉衡則命羲和可知且九官十二牧堯時豈應無然略不及者以舜典見之也然則堯典不載九官十二牧舜典不載羲和皆互見耳

三山陳氏說胤方亦書陳曰胤侯以胤方書其卒記之乃春秋書公薨路寢之意人情以死爲諱而不知君子以是爲謹其終故曾子啟手足而知免其斷以爲順受其正歟

或問子多缺疑何取於明經乎曰夫子談經於三代之末尚以及史缺文爲幸孟子生言書於戰國之時猶以盡信書爲難況書經秦灰漢壁之餘傳於老翁幼女之口孔安國自謂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觀論孟

經傳所引不同處不可該舉今學者於千數百年後乃欲以無疑爲篤而強通其不可通之說其未安當矣

或問子去取諸家之說專以順經文爲主而尚簡何也曰傳注之體固如此且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就中添四箇字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只就中退十六字撥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聖人之釋經蓋如此此即傳註之祖也謝顯道謂程明道說詩不立訓詁只添一二字點掇地讀過便使人省悟正得孔子說經之體至如中庸言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注云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晦庵注云蓋百倍其

功如此之類最佳諸經注疏於義理雖未盡然順附經文簡

而不繁最為得體曹操注孫子杜預注左傳皆不自作文本

朝諸儒釋經始自作文然非傳註之體也曰易之彖象文言

及乾坤二卦文辭子曰以下豈非自作文乎曰此所謂十翼

蓋自為一書以為易之輔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

與孫氏詩滄浪歌之說同論然諸卦彖象亦是順卦辭文辭

以釋義而不浮泛也

大禹謨

或問帝舜申之孔氏謂重申也此說謂舜因

皋之謨而重美其功因禹之功而重美其謨耳雖舜有深

昌言時乃功之語終不若申述不亟之意為平妥

或問三山陳氏說迪吉逆凶如何 三山陳氏曰當順道之時反忌恐懼以災禍殃其吉甚大為凶甚而言吉見凶懼侮於其望亦禍也當從逆之時一日所獲以勞日然其凶數甚焉外此而言以見其為禍何得而後耶 曰如此

則是非望之福可以捨道而倖得不可逭之禍可以從逆而苟免也抑不知捨道而求福決無得福之理縱或得之乃所以為有道之禍耳從逆而免禍決無可免之理縱或苟免乃所以積惡而滅身耳此正與世俗所論禍福同非聖經之旨也

三山陳氏說附游因逸一節亦善曰惟聖君惟能受盡言下於此者言語必有所隱入所發可文以飾古人諫君不繼惡於未萌惟先正其本原本原既正則得事自得其理

或問刑期于無刑莫只是辟以止辟之意否曰辟以止辟則是截然以刑而遏其不犯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是也刑期無刑則有哀矜惻怛之意在於藻象蓋不侔矣曰然則成王之說非歟曰才添乃辟二字便有不忍輕用之意其味便不同也

或問不啻不伐之說夏與無垢不遠呂氏說遠矣亦附載何也曰

意味雖淺於呂氏亦各有一意以備諸說而後經意方全不可盡以一說爲限界此類多矣後不盡載

或問曆數聖人亦言數乎曰數見易大傳詳矣聖人何嘗不言但不泥此而忽人事如後世符讖耳邵康節之學專主數然其言禍福則以爲不由天地只由人故伊川謂數學至康節方有理關子明筮說謂人事兆未然之幾卜筮明將然之應則數亦未嘗不係於人事二説皆有理也曰然則三説如何曰孔以曆數爲天道意頗包涵吳說孔說專指曆言于尋指數言朱大意指數言而以曆爲譬喻按易大傳止言數而不及曆堯典止言曆而不及數曆與數自是兩事

或問心之知覺一耳發之於人欲則爲人心發之於道義則爲道心而所以爲心則一如何曰譬猶水火用之於灌溉烹飪則是道心用之於漂蕩延燎則是人心然所以爲水火則非

有二也譬人之強勇用於爲善則爲道義之勇用於盜賊則
爲血氣之勇然豈有二勇哉但人心之說不如聽應之全耳
曰或謂動而應事者爲人心故惟危靜而無爲者爲道心故
惟微如何曰心苟合道動亦道靜亦道也豈特靜者爲道而
動者非道哉此老莊所謂道非吾儒之道也
或問率百官若帝之初若訓如豈不可曰訓順則有奉承之意
訓如則意輕矣故孔氏謂若不得爲如舜典言巡狩曰如
初者皆不言若則知此若爲順也
皋陶謨
無垢說謨明弼諧文意更暢亦不可發明葉氏之說無垢曰有德之人心光靜於間見是非成敗如鑑之照形燭之炤物其爲蔽能有不明乎心神不擾使人之異言消其嫌疑無愧如春風之著物盎然和氣之襲人其弼人豈有不諧乎
或問林氏以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說曰必差矣

不載何也曰所謂思永者思其終久之善否如何而謹所擇以自修耳世爲天下法則但指其善者而言其意不若蘇氏所舉禮記之言又全備兼此亦無思義此盡意近似而未全者也曰既欲世爲法則則其義思於善否不言可知曰釋經之體但當依經釋義若轉轉推去固是可通然不免因蓋及車因車及馬而然陷入支離之弊不若於蓋說蓋於車說車之爲有界則也此比類多矣後不盡辨

或問龜山言爵人於朝與之共治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雖天子不得私故刑賞不言我如何曰刑賞當純乎天故不言我君謂因朝市之迹遂不言我則與天又隔一迹後世爵人刑人未嘗不於朝市豈盡合於天哉

益稷

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

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

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爲一體不載何也曰相須爲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語意未嘗不若萬氏謂君無爲而臣有爲者之爲明淨也

或問絺繡鄭讀爲黹當矣復併孔說何也曰觀棄說則孔說恐有所傳故存之昇同襆袗絺綌者不入公門自周之文而言則絺非所貴然孔子以絺綌爲褻服則當有精於絲繡者矣

或問樂之所以爲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實裕則其聲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咆吼之矣也理動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欲掩而不可得者也此所

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嘽諧之聲作而民康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氣陶冶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illegible]實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illegible]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illegible]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為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為無補矣古人修德以為樂之本而又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得修[illegible]

是則通本末之論也

或問林氏言堂下之樂以管爲主者貴人氣也如何曰貴人氣之說固有理然筦亦是人氣而聚於後又似未通

或問韶樂蘇說如何蘇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耳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埴鼓缻無異何名樂乎惟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舜之樂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況於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況以格天地格人鬼來鳥獸非無足怪者曰蘇說固未足以盡韶樂之全而論聲律有理不可不知

或問諸儒皆謂擊石以見八音予則專指言石不待衆音而已足以感人物果有是理乎曰古之善樂者以一器而致物者多矣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史記載師曠鼓琴一鼓再鼓而致風雨之應皆不待它器之奏也擊石拊石而感百獸固有此理尤見舜德之盛韶樂之美感格之妙如此也

禹貢

禹獨以貢名篇夏氏之說亦不詳夏曰此書首別九州之疆界次言治水之經歷田賦之高下終紀朝貢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然獨以貢名篇者乃禹治水成功之後將陳其九州所出地所生以為一定之法以告成功於上使上之人按此以為取民之常制所載雖不一實以任土作貢為主故以貢名也

或問無垢張氏任土之說如何無垢曰不廢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不強其所難得是謂任土曰文句似善意實不然古人制賦固不責其所無然有而不貢者後世尚多有之況古制乎今言不廢其所有則是凡有者一物不遺也不強其所難得即是不責其所無也兼上及有無則不包輕重多寡之意不如馬說訓詁切而意包也曰新安王說如何曰此說於興地利為切然比任亦包彼任之意要之合二說意味方全故附而足之愿謂孔氏因貢賦之法以參於治水之後謂通定之制始為詳也

或問孔氏說奠高山大川為差祭祀可秩說者多非之夫古人飲食必祭出行則祖道登常則祭軷舜巡狩四岳皆有柴

詎況禹平水土乃非常之大役而不先祭告可乎曰禹定高山大川爲談說乃其治水之大規模在是其定之之後因而祭告圖不可謂之無若以爲事爲定祀典設則略其大而言其小是禹自無治水規模而徒倚神力以倖其成也曰舜典巡狩首載柴望非歟曰巡狩而首柴望以見天子承天以臨臣民之意其事與治水不同所以旅山載於梁雍其意蓋可見兼下文已三言旅山不應於篇首又言也

或問禹數土林氏夏氏謂數土而敘之非若鯀之以土湮水如何曰禹之治水惟能順其勢以導之使由地中行而豈一一數敷其土而鋤掘之哉朱呂之說不可易矣餘說有當存併附于此呂氏曰禹光敷萬方里版不過數日蓋先擬布疋各職治隊吉務相接始得速成若家治理會則散亂紊雜矣○夏氏云左傳云舜舉八凱使主后土則相益輩佐禹多矣禹以自任規謨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孟子言禹三過其門則其於治所歷多矣故言分布治之也

冀州

九州次第林氏之辨不詳林曰唐孔氏言九州之次以治水為先後水性下流以自下洲之故首冀而終於雍氏以為水患河為甚江淮次之河患冀兗為多故禹行自冀兗為諸論洪水氾濫天下其始以相視水之大勢順洲之高下漸治六甘首尾本末大要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說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井然有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朱曰治水固先治下流然下流既洩則上流當理所治勢有不容已者如導河一役既於雍交道其下流則上流之在雍當以根本之施功不濮已次其下流太當上流在後且別治之水也

禹貢山川多以孔安國漢志為據林曰禹貢其山川地里歷三代皆執至今天下數千百其間郡縣易名不同又川罕下流多所乾涸不復故者禹引氏職孔安國所載而益以後世里其谷改讀秦漢諸書圖籍多尚刑入斷斷何以取之孔安國夫漢志所七十年別為傳十三家作傳以具貢圖籍所載山川以得大概

或問林氏言鑿龍門止就淺狹處鑿而廣之何以知其然曰禹貢凡施功處或治或修或績或乂皆隨輕重載之使其果如賈遜之說則它處用功皆不及此之多何以止言載與治而略不及於隨斷之跡耶

或問孔氏及蘇王諸儒說衡漳新安王氏以為非如何王曰清漳出并州濁漳出潞州潞也東至鄴入清漳鄴相州北流入濁一漳合於相而東則為從亦漳出於趙州自趙入清濁一[illegible][illegible]則為横曰漢孔氏去古近蘇王諸儒皆至中原所謂漳者皆親見之新安王氏言漳之源流雖詳恐未必是禹之舊迹兼王乃近世人未嘗身至中原故未敢從

或問常衛大陸遠於帝都故言於田賦之後如何曰朱呂之說已盡君所當治禹豈以其遠而後之哉砥嶠之於梁弱水之於雍豈不遠乎

或問孔氏謂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春秋傳魏獻子畋于大陸地說云河東北流過洚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則皆以大陸為地也爾雅十藪晉有大陸郭璞曰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杜預謂昭慶縣有大陸澤山海經謂大陸之水皆以大陸為澤也當何從乎曰皆是也謂大陸為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

陸爲澤者蓋大陸之傍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大陸之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當以孔說爲當譬如言錢塘既作是錢塘之地可作豈可因錢塘之名而指爲江水之作乎

或問新安王氏謂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何如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冬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夏亦服之乎如言處木綿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

夾右碣石新安王氏之說亦可采王氏曰夾右碣石[illegible]入于河者石山之在右[illegible]其在海西者左山也禹貢志平州[illegible]碣石山[illegible]河口[illegible]石山[illegible]北[illegible]縣[illegible]

或問河入海之道曰新安王氏辨之詳矣王曰禹貢言北方碣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故瀆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氏河在東二河[illegible]近[illegible]而[illegible]又決于[illegible]河[illegible]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illegible]河[illegible]不流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illegible]爲一[illegible]河[illegible]大河不行於大[illegible]之北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川[illegible]可[illegible]考支川[illegible]河[illegible]用[illegible]盡[illegible]

如以爲濟不合從沇以爲兗州山下可以先儒以爲河之故道也

沇

或問濟沇之別林氏曰濟字今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班固地理志皆從水從市按說文從水從市註云兗州之沇其從水從齊字上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雖同而義實異後世以從水從齊爲兗州之濟其實乃字之訛也當從古文爲正

或問厥賦貞缺疑何也蘇氏曰貞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其貞也此田中下賦亦中下林氏曰九州之賦相較而爲上下之等謂之賦第六兗之賦不應又第六也漢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當從孔氏蓋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以成功故賦第九葉氏曰九州之賦無下下賦以貞爲正則賦貞當下下也曰蘇氏說貞爲正善矣然林氏謂兗雍之賦不應皆第六而九州不應獨無下下之賦則至當但林氏以兗州最後成功於州爲第九然州之高下豈可以成功之後先爲定兼厥賦貞但系於

田之下而不言州則文義亦不順葉氏下下之說固是然謂賦以薄為貞豈它州之賦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輕於堯舜者為貉道重於堯舜者為桀道故古人以什一為天下中正豈但取於薄乎皆未免牽强故缺以待知者

徐州

或問林氏以埴墳為一種如何夏氏曰諸州有二種者必析而言之未嘗併言如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如豫之土已別二種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豈豫之下土又有墳壚二種哉然則埴墳者為埴而墳也

或問淮泗與泗逆之說蘇氏與新安王氏之說如何蘇曰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世謂煬帝始通汴入泗而禹貢已言此考之不詳而已項羽與漢王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淮泗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安知非禹迹而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然皆引河水而注

之淮泗也故王濬代吳杜指遺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逾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

道非揚帝創開也○王氏曰洛入河溢為滎會于菏又又注于泗由泗入菏由菏入滎由滎而達河也曰蘇說謂[illegible][illegible]

決渠相通也

上說謂本水自相入也要之二者皆隨其所便不可指一處

一且如今之浙江自錢塘入海大江自毗陵入海由浙江達

大江者自浙江入海轉海達大江亦可也自浙江入裡河轉

達大江亦可也或迂或徑各隨所便要之經既謂之達則當

時必有可達之道不宜以后世之通塞而疑禹迹之舊也

揚州

或問林氏謂陽鳥乃地名其地可居非謂雁居也如何曰春秋

時鄭地有鳴雁漢有雁門郡近世永嘉有雁蕩山皆因雁而
得名意者雁之南翔居于此地故取為名水退而地可居也
歟此說亦通然孔呂之說自穩愜
或問三江之辨如何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
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入海王氏
之說亦同陽羨今常州宜興也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吳縣者即松江也○東坡辨之曰固雖取
支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
口入海之江為四江矣京口視此三者猶畎澮爾迺遺其大
而數其小何邪韋昭曰松江浙江浦陽江新安王氏辨之曰
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塘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而二名耳昭

折一為二并松江為三失之矣郭璞曰岷江浙江松江新安王氏辨之曰璞舉松江浙江之小以匹岷江之大未為當新安王氏曰江有中北必有南江今江流至蕪湖有支江分于縣南此中江也至于銀林而蘇常二州承此江之下流病于渠没故其后築堰以塞之是以中江不復東流然則中江之未塞也北江行于毘陵之北中江派于陽羨之南其波之溢羨注于巨區而松江出焉愚曰此諸說皆據震澤而求三江也朱氏謂諸儒不明章句訓詁但以下文震澤底定相屬以求三江不知此書當句自為文凡曰既者皆已事之辭非與下文起義夫經于導江導漢皆言自彭蠡出為中江北江耳

非指近處潼小水言之也葉氏曰漢至大別南入于江爲南

江與中江北江而爲三吳氏此說同愚曰此說蓋于蠡彭之上下

求三江也審爾則共爲四江矣蓋漢之在大別之上則爲南

江在彭蠡之下則爲北江是一江而爲二江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

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東會彭蠡爲北江此三江

自彭蠡而下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二矣

禹貢楢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以別味也此三水性不相入

故川雖合而味異故至今有泠之說唐陸羽知味三泠相雜

泠明雖而不能欺不可誣也濟入河而溢爲滎亦然泠音庚愚

曰此說蓋于彭蠡之上而求三江也經謂彭蠡之下爲中江北江則不合矣

東陽馬氏曰三江不必以别爲味但三處江合而爲一該以長江爲三江也愚曰此說于今日之長江雖合然槩之經文中江北江則不侔矣

曾氏曰考于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涂水之類凡九水

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
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嶓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
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
江之中故爲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
經不之志程氏曰彭蠡爲南江所瀦禹之行水皆循經遡源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禹會諸侯於會稽今禹迹尚存又別導山至衡陽是斷江洞庭禹皆經行其視衆徂遷閩不至焉使然而江湖延反不備書者亦以衆所記耳南江源派說大且長正以不經從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并江漢而以匯貫之使天下因是非錯之實參此中之自而南江隱然在一語之中此聖人得書之外旨也
愚曰此說比諸家尤有理但經無明文未敢以爲實姑妄
王氏謂按今大江所行以求三江猶按漢大河所行以求
九河其不可得明矣此言爲當
或問九州田賦古今高下不同何也曰禹貢楊州田下下梁州
田下中至唐則以江淮爲財用淵藪天下賦揚一益二以戶

口之盛故也雍州田上下秦號陸海漢關中地畝直一金至後世則爲荒落之墟盡地力之升降皆由人力之多少也

或問孔氏江淮相通之說如何（孔曰沿江入海由海入淮林氏推其說謂禹時江淮不相通至吳王夫差始通之孟子言排淮泗注之江誤也）曰孔林蓋泥沿之一字故云爾不然遂以孟子爲誤今淮南湖港入江者不可勝數後世穿渠通所難通者多矣江淮相近地平如掌轉輸之徑捷溝澮之灌溉歷唐虞三代豈不能穿渠以相通而必待吳王創之乎曰傳謂吳王始通江淮何也曰意者中間或湮塞而吳王復通之亦猶世謂隋煬帝始開汴以通淮河也曰禹貢言淮泗入海而孟子則謂注之江非誤乎曰注者或是相注流通未必謂其盡入江也若如孔說則水道不應如是之迂曲

或問九江之辨孔氏曰江於此州分為九道。地理志云江自尋陽分為九東復合為大江○尋陽記九江一曰烏江次曰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菌江。曾氏曰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湘水資水澧水皆合洞庭而東入于江是為九江

曾氏曰禹貢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洚水蓋洛水洚水入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濟曰過漆沮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小大均焉則謂之會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蓋其源有九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為九道則經當言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為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朱子曰曾氏此說甚善然以九水為九江亦無考據要之九江之名與其地相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條而下流併入于江此則可以爲證

或曰洞庭可謂巨浸而禹貢周職方皆不載何也曰或者洞庭禹時未為澤而後世始為澤歟且巢湖亦巨浸據雜說載晉時巢縣始陷為湖然則禹貢之無洞庭亦豈如巢湖之類歟後世舊淵湮塞而平地為湖者往往有之古今遼遠固難齊也或以今世南方山川與禹貢所紀或異遂謂禹迹

不及而誤載縱使禹迹果不到其所共事乃八凱九牧之流豈其罔上聖人具載之經以示萬世乎禹貢山川至周職方所紀已不能同唐人謂鑑湖八百里今僅存滙港此何異見今日鑑湖而疑唐人爲妄乎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從古所有今目親覩亦多若以聖經爲不足據則何書可據耶此則不必辨

或問底貢厥名或謂貢其名見聖人之不忘武不貢其實見聖人之不尚武何如曰聖人除戎器以戒不虞畜武衛以安中國四時田獵不忘習戰豈取其名而廢其實哉既以貢言則是貢其實矣而名安可言貢乎若曰不當貢則當言錫貢矣

或問孔氏謂以菁爲沮如何曰林氏謂菁即蕪菁處處有之豈以貢於荊新安王氏謂荊去帝都遠雖貢菁豈可爲沮耶

豫州

或問孔氏以爲荷澤在湖陵如何曰新安王氏曰湖陵魯地也孟豬在漢睢陽睢陽今宋州也湖陵與睢陽若不相接其水無由自東北而西流以入孟豬定陶今曹州東南至宋州百六十里則荷澤在定陶其水入孟豬無疑

雍州

或問或以梁之旅平爲告成而祭雍之既旅爲與役而祭何也曰此書皆所以紀成功耳祭固有告始者矣獨謂之告始則何以紀成功乎故知皆主告成言也觀下文九山刊旅可見梁既言旅平故雍止言既旅其實梁旅平之意而互見歟

或問林氏以爲禹貢所叙九州事爲禹別九州自導岍以下爲隨山自導弱水以下爲濬川自庶土交正以下爲任土作貢如何曰書序乃摯一篇之大旨言之非指定其章句而截爲品目也導山導水乃因前九州內所說山川源委未盡故申

述之若以此爲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則前各州內所記山川貢賦皆非乎

或問弱水黑水河水入分行之道唐孔氏之說如何唐孔氏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三危山在燉煌自燉煌而南黑水安能越河而南行蓋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地下故黑水得越之而南也新安王氏曰兆也以地之南北考之弱水出張掖在北自張掖西至流沙河水經積石在金城郡在西南自積石北行而東三危在燉煌又在積石之西南故黑水至三危可南入海也

或問河源新安王氏曰西漢時積石河關之外地屬羌戎至唐始知河源在吐蕃中故杜佑曰河從吐蕃西南數千里流而東北安爲積石之河佑之言略而未詳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會盟見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能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

間流澄而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闕潤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如此然則河源於紫山東北出於積石數嶺在積石之西北崇山在積石之西南鹽澤黃河元不相屬潛行地下之說妄也

或問濟河江漢分合之辨如何*唐孔氏曰濟水既入河與河流相亂而漢孔氏以爲同過者以河濁濟南出還清故也○蘇氏曾氏以爲以味別也詳見上文三江下○林氏曰二說皆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十步則清者已化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爲溢爲滎乎○人嘗有語水味者以其味之合而已淄之味如此澠之味如彼淄澠合則其味又如此二涉亦然苟欲以淄澠既合爲一器而復說一器之中別其半以爲之淄別其半以爲之澠則雖易牙之舌亦有所不能矣水合則味合安能復以味別而復出哉鄭漁仲謂漢水至大別入江經文止此而已東匯澤而下皆衍文也導沇水至入河經文止此矣此夫經文斷然則缺之可也若以已意增損經文其失多則矣*曰林氏本說自明

自簡易*說集解然*其闕水味水色亦未爲盡夫水之合流兩邊並行而不相雜者有矣非如一器之內攪雜二水而爲一也

蘇氏謂京口江至金山少北水味殊絕輕重亦異而是不相雜水之相合其流派之在左在右或清或濁亦有可辨處如濟入河漢入江或自一邊流入合流之後復自一邊流出固亦可辨濟河之清濁竊意二孔當親見之林氏南渡後人未必親見也或問晦菴之言如何晦菴曰漢既入江則漢水已經其匯為彭蠡猶可言也此為北江入海乃準江言也而蜀之漢此不可識曰觀林氏之說則可辯矣

或問澧之說如何孔氏曰水名也○鄭氏曰此經自道水自弱水以下凡言過言會者是水凡言至者或山或澤皆非水也此澧乃陵名即今長沙澧陵也曰據鄭說則澧為水名明矣鄭氏以為言至皆山與澤而水未嘗言至亦有理但經文未嘗有陵字而以為澧陵則牽強矣或是地因澧以得名也如今言至錢塘豈是至錢塘江如言至其江豈是至江中蓋地因水以名者多矣故兩存之

或問無土交正底慎財賦成賦中邦林氏以為交易折變而輸

其賦於中邦且引後世轉漕京師之費以證之如何曰古者賦藏於天下惟王畿之賦則歸天子然猶鄉里有委積豈若後世盡輸天下之賦而納之京師哉此說不惟文義不順若支移折變而輸京師乃桑孔之遺智而唐世兩稅貨錢輕重之弊所由生也豈聖人任土作貢之制哉

或問三百里納秸服王氏夏氏之說如何王曰止於五百里之中使於畿內役用故役之納秸以服輸將之事夏曰納秸雜劃於粟米故當服輸將則任以償其所輸之輕矣曰王說秸服二字雖詳然後世郡縣納賦猶是官自漕運三百里去王畿不為近若以為五百里之中而使於畿內移用則是輸將於五百里之間不亦勞民乎此必不然兼服只是服役之義謂之服輸將則是增衍為說於文義亦未安夏因王說而謂服輸將以償其所輸之輕則意為若當時所以為輕重者必有多寡之等而未必以輸將為償也

林氏曰禹錫玄圭以告成於天古者祀天地必用圭玄圭者蓋天色因天事天猶蒼璧禮天然也亦通

甘誓

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為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詳王曰蘇氏以為堯舜以前必以子丑為正者有扈不用夏之正朔是叛也其說不然堯之時所以寅為正月舜禹因之至商乃以十二月為歲首至周以十一月為歲使首堯舜之閒必有以丑正子正為月果為不用正朔亦當襄言三正乎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紹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多憙言改正朔經內殊禹初無此也

或問汝不恭命唐孔氏林氏謂我既奉天汝當奉我則此命當作君命也曰凡上無所係而獨言命者如賜不受命之命則是天命也上承君而言則王命也今上言是恭行天之罰而下繼言不恭命作天命說尤有味兼天命之命自可兼王命意味今姑以無垢說為主附孔說焉

袁氏曰未祧之廟其主雖以移動舉遷廟雖已祧與歸藏其主而

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至於祫禘祧亦與焉只是隨論漢

儒康衡韋元成輩論毀祧廟皆一切掃除之豈理也哉亦不詰

或問林氏說孥戮（林曰孥戮前此說者皆以孥為孥戮之以為孥也猶曰孥下上之義）正合罪人不孥

之意今兼呂說何也曰林說固善但上既言戮于社以指其

人之身而又戮爲孥隸則文意重疊若施於湯誓之孥戮又

恐太輕豈軍法而無殺戮之刑乎臨陣軍刑不可與常刑比

若戮孥于及子孥辭亦未害也

或問禹言予荒度土功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夫啓生於禹治水

之時而益與禹共奏鮮食禹治水在舜攝位之初舜攝位三

十年即位五十載而後禹嗣位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後啓嗣

位于時啓當八十餘歲乃堯舜禪位之年也而益之年又踰

於啓多矣豈不可疑乎曰文王壽九十七方其受命作周已

踰八十武王壽九十三克商二年而崩其時亦九十矣衛武公九十而戒於國穆王享國百年而作呂刑古之聖賢年彌高德彌卲又適當天下之責故不得辭非可與後世例論而疑其老也

五子之歌

或問林氏謂太康之五弟其二即仲康以五子之賢使其一人守國不出羿雖欲爲變而不可乃空國而至洛汭何也曰太康棄國遠遊五子以兄諫不從言不聽又不任以國寄五子無所措身故不得已侍母往以望其返非五子有職守而盡出也

永嘉鄭氏曰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諸侯不逆叛以先王德澤在人故也禹之去太康未久太康未若桀紂之暴而民貳國奪諸侯恝然莫有勤王之舉五子在洛亦無有救卹之者

何哉蓋唐虞之世愛畏其民不敢少肆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爲已私有也唐虞之於民若保赤子若臨天威惴惴然惟恐小失其意民父督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國弗反豈不甚怪矣哉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惸然孤立遇不友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啼號而不可禁情之固然非忘其父母之恩是則民之怨太康乃所以思禹之德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堯舜不以天下私朱均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皐夔稷契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而授之賢也蓋天下者至公之器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而舍聖以授賢則亦非公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以天下私諸皐夔稷契之徒禹遜皐陶哀切懇到而舜命不易循至公之理而已太康亦朱均之類耳啓無堯舜

之德不能擇天下之聖賢而授之乃以天下私傳其子而遂至亡國當時四方諸侯環視莫救非厭乎禹德也親見堯舜禹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諸侯之不卹吾民而不直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何待焉羿之逐太康而立仲康未爲有負於禹惟其措心不出於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然則傳子之法非乎蓋自時之汙隆言之夏啓之處天下至審自大道之行言之則征伐固不若揖遜與子固不若與賢也○韓退之曰世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人不數而其生大惡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

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蓋堯舜之利民也大夏后氏之慮民
也深

或問無垢謂聖人於愚夫愚婦猶畏之況有知者乎此言善矣
曰聖賢所以畏之者非畏愚夫愚婦蓋畏天理且自畏其心
耳安有知愚之别哉古謂愚者畏之而知者愈加畏則是所
畏之輕重在知愚而不在天理也其流必至於忽愚而畏知
如戰國之賤虐愚民寵養豪傑以相傾雖與秦之賊士者不
同而不知畏天則一耳

胤征

或問先儒多疑羲和之征如何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
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若
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

湯以爲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矣

或問以仲康之賢旣收兵柄以屬胤侯何不竟爲太康討賊殺羿顧加兵於羲和何也曰太康之失國若以後世事體言之則兄弟當痛心疾首聲羿之罪於四海以起勤王之師致復讎之義可也觀五子之歌乃無一言咎羿豈五子之賢不若後世忠義之士乎蓋當時風俗猶有見二聖揖遜與賢之舊一旦太康縱欲失民羿因民不忍距之而援立仲康雖意羿之託以濟私以號召於天下者當不止如五霸當時之人見其廢昏立明天下之歸心者亦不止如霍光而已仲康之賢深察其微故收兵柄以屬胤侯然其篡弒之迹未露又退然以兵柄與人雖其包藏不測則亦安能違衆而貴誅之乎林氏

謂相之見弒必是優游不斷以失其柄故至于此使常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篡哉此說是矣

或問辰弗集于房若非房心之房亦通況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今獨取孔說何也曰堯時中星已與月令不同難指月令爲據食註見堯典或問○新安王氏曰曆家推步日食于朔月食于望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交然後食此曆法之常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日食三十有六隱公三年二月已巳日食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而又食中間十有二年至莊公十八年又食中間三十二年則當交而不食也襄公至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又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又食則不當交而食也若不當交而食與當交而不食非曆法所能盡推故先王以日食爲大災日主陽月主陰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孔氏曰周官鼓人曰救日月則詔王鼓大日食而鼓之以微陰也月食亦伐鼓以救之何也蓋日月皆明之象不或㊀食[illegible]則陰邪之氣也故伐鼓以救之不亦可乎二說皆善

恬裕齋藏版

或問王氏說天吏與孟子合用新安王說何也王氏曰吏奉天罰者也故謂之天吏曰吏誠奉天罰必不至逆德不若新安之說穩猶俗言王師為天兵也

或問孔氏以尹為字而予以為名何也曰唐孔氏據孫子及呂氏春秋以尹名摯故以尹為字耳然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至春秋時人始以字傳者觀伊尹告太甲自稱尹躬則尹非字明矣曰然則摯非名歟曰人或有兩名者亦有前后更易者此則不可知也

湯誓

愚曰后世人君之德愈不及古而君之為惡者則愈甚于古故

桀之惡過于太康紂之惡過于桀秦二世反六朝昏亂之君

過于桀紂

永嘉鄭氏說共寶恐近于臆度然其論則甚善因附于此曰圳沈春

狄傳曰古者明王世守圖敢夫璧以昭先祖之德存之肅敬之心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美之

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可以光矣況神器之大者乎與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

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可常若可不儆戒乎

仲虺之誥

林氏曰湯惟放桀而武王則殺受蓋桀既奔竄南巢故湯縱

而不問以見其不得已之意至紂則異乎此荀子所謂紂卒

易何誅紂蓋武王本無殺紂之意而前徒倒戈紂身死于行

括谿齋藏版

陣之間乃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故立其子代殷後以劉其惻怛之意是亦湯之意也邵康節謂下放一等則君子殺其意蓋以為湯能容桀而武王不能容紂也失其旨矣此說亦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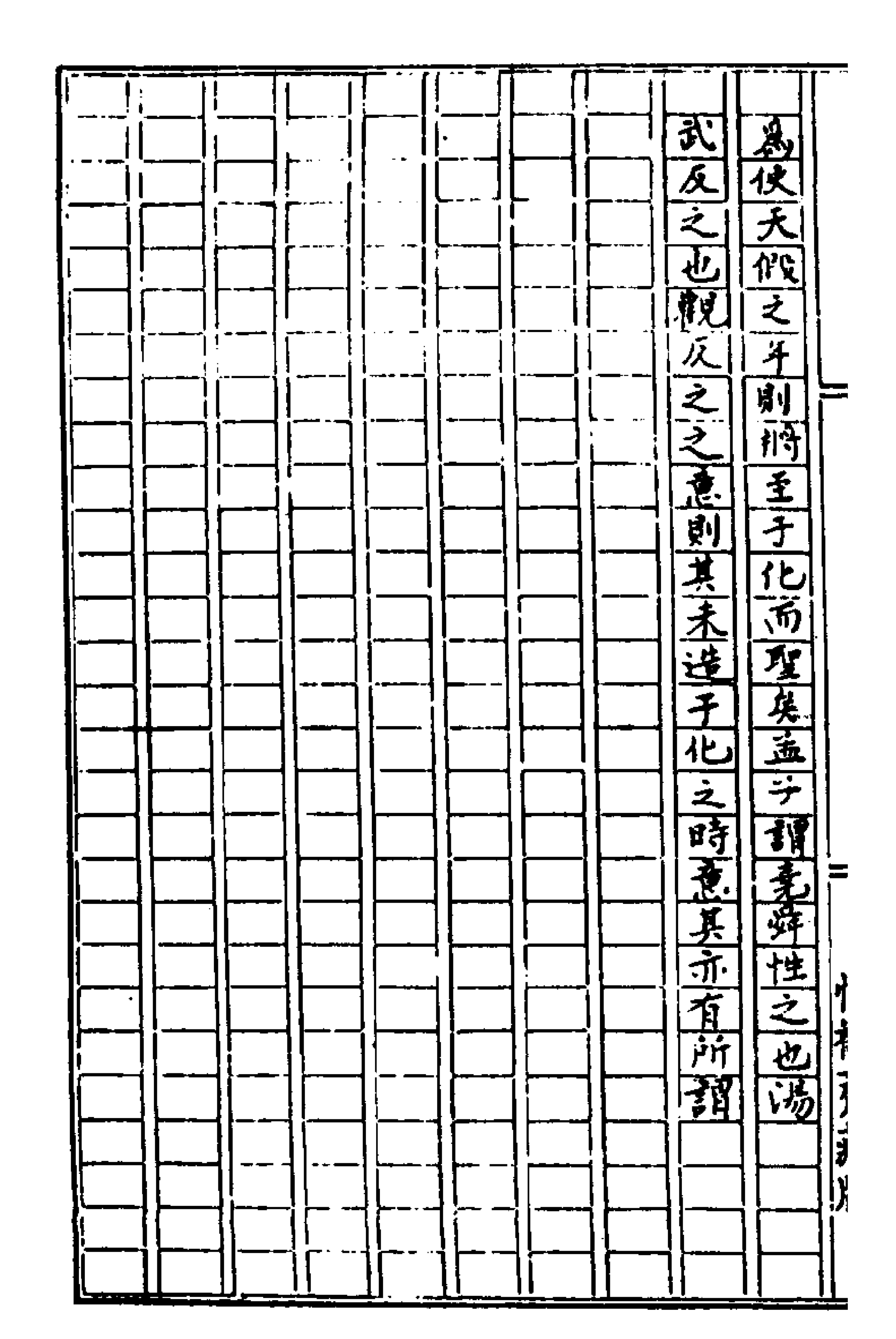
或問蘇氏以為服為五服如何曰此說亦可但上既言表正萬邦則文意重矣

或問用人惟己諸家多說權不繫于人如何曰此說四字文義雖通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國人曰賢然後用之意之辭旨舜之師錫用人正不要自人主己出也若謂不惑于人則當言任賢勿貳可也謂之權出于己幾何而不啓人君自狥之

私乎此章四節每兩句相對若言用人推出于己上下皆不偏愚之說乃本于孔氏孔曰用人之言若自己出雖惟字作若字說不免牽強然上下文義却俱順此諸說差勝孔氏守訓詁甚嚴惟字本不訓若又恐經文或誤姑存以待知者

或謂改過爲用人之過夫古人所謂改過過則勿憚改豈爲用人發于此不待辨孔氏說文理俱長但以爲用人說則偏矣

或問成湯聖人也聖人亦有過乎曰聖人固未嘗有過然常懷改過之心猶堯舜之舍己從人是也兼亦有所謂聖人之過如舜與周公以兄弟之愛而不知管蔡之將叛象之將殺己雖出於厚之意是亦聖人之過也程子謂顏子之不二過以



爲使天假之年則將至于化而聖矣孟子謂堯舜性之也湯

武反之也觀反之之意則其未造于化之時意其亦有所謂

不貳之過與呂氏又謂用人惟己如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故改過不可吝似亦牽強

或問王氏說推亡固存謂推彼所以亡之故因吾之所以存乃邦之所以昌也如何曰若此說比二字自通但上文意義不協其亡弱兼攻昧取亂侮亦其文以輕重為之節弱未至於昧昧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而兼攻取侮則有其不善之輕重焉曰兩皆亂亡固可分兼攻取侮則不可分矣

或曰人之處事不過義利兩塗人之處心不過邪正兩端以義制事則不拘於利以禮制心則不流於邪或曰湯之伐夏救民亦義制事此仲氏釋湯之意亦善

或曰人君能自得於所師則天下之善皆為我有故可以王如顏子之師夫子心契神會終日不違乃自得師也三千之徒非不皆師聖人然未至如顏子之自得則與聖人猶二物非所謂自得師也自得師者以其得人之得而為自得之得也

林氏曰能自得師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亦通

或問張氏說謹終之道當先謹始始之不謹克終者鮮矣後引召誥若生子罔不在初生爲證如何曰此說於句文甚順但成王幼冲即政召公慮其不能謹始故以謹始爲重若成湯取天下德業如此豈不能謹始者仲氏慮其恃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如始耳非欲戒其謹始也夏氏謂湯之始與非不善所當謹者惟在終而已此說是也

湯誥

或問蔡氏謂降災意當時必有災異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如何曰言災祥則災異在其中言災異則包括有遺矣

或問元牡唐孔氏謂夏尚黑殷尚白于時未改夏禮故用元牡

諸儒多從之如何曰林氏謂一時用元不必因色求義如魯頌曰白牡騂剛豈以未變殷禮乎此說自有理但以為偶用元牡則不如陳說且周人尚赤故取於騂且角而祭天則用蒼璧牲幣放其器之色因天事天正可以為明證陳氏乃以為周禮而別引禹錫玄圭為證則近於泥故自以意改之而不欲沒其元說也曰林氏以上天為天帝神后為后土皇地祇何如曰若以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則林說為兼奏告天地亦是理所當然但元牡既從陳氏作告天故未敢獨用林說然舜典肆類上帝說者謂言天則地祇可知豈祭告上帝而以后土配而牲則獨從一而用天色歟故並存之以待知者

或問晦庵說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如何晦庵曰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安其生殖人既懾伏天命既粹美故草木擧事百姓豈所謂人物皆遂曰此說於此二句極順但天命

弗措一句未免與上文重疊取下文又不相串不若夏氏之
說上下文意俱順然雖曰暴殄天物終不成草木皆不發生
罪人黜伏而草木華美又似不近情理也曰此說猶所謂山
川改觀之意耳曰謂山川改觀則可謂草木亦美則不然曰
詩所謂柞棫斯拔松栢斯兌非歟曰詩謂周家積累久物生
咸遂爾與此又不同亂世困患草木失性亦有時無青草之
說然湯伐桀方還亳豈能便賁若華盛乎夏說本於蘇而
其文尤爲明順故止載夏說它多類此
或問夏氏曰乃亦有終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終爾諸侯亦
可終享安榮之福如何曰此雖說得乃宜分明亦恐傷巧
或問王氏衷訓中當矣而孔氏訓爲善何也曰惟中故善偏於
剛則暴偏於柔則懦是所謂惡也
或問王氏謂善者常性也不善非常性也不幾於善惡混乎曰

程子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血氣之性有善惡義理之
性無不善常性者義理之性也非常性則血氣之性也水性
本清鐵性本剛而或濁或軟者亦不可謂非一物之性然謂
水性濁鐵性軟則不可蓋清與剛者其常性濁與軟者非其
常性也至於濁者澄則清軟者鍊則剛則學者有變化氣質
之功焉

伊訓

或問孟子言湯崩太甲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如何曰孔氏
謂太丁未立而卒程氏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故立太甲此說是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即位之甲
辰至於本朝之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
無外丙仲壬也曰蘇氏謂成湯既殁太甲元年乃湯殁後伊
尹稱湯德作訓於太甲之初非湯崩之年即太甲元年也如

何曰謂湯崩甲立非同一年則可謂中間猶隔七年則非言成湯既殁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況度節歷數古今莫加所謂恭與經合又何疑乎

或問間有天災作災異說是天降災作災禍說同字而異訓可乎曰說經者當觀上下文意固難執一況天災則是變形於天言降災則禍降于人矣要其災雖有在天在人與夫淺深之異其為災亦一也

或說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云造為攻伐之功雖自鳴條而我積德基命始自亳都者固有素矣亦通

或問布昭聖武聖是聖德武是武德猶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如何曰如此說亦可但聖德言布昭則未安聖武猶神武之謂而布昭者則我武維揚之謂也

或問人紀或以為三綱五常亦如何曰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夫爲婦綱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言五典則綱常已在其中三綱有紀之意而不如五典之備五常該五典之德然又無人倫相紀之意也

或問湯之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是以數求哲人以輔後嗣如何曰聖人之於天下非因其難得而後始慮之遠也以此戒後人則可謂聖人之本心如此則不然聖人既受天下之責則不得不爲無窮之慮其得天下本出於無心至守天下則無所不盡其心若謂因得之難而後慮之遠則舜自側微三載而陟帝位將不遠慮乎此殆可以論常人之心而非所以論聖人也至如漢高祖唐太宗奮自匹夫不數年得天下其慮天下亦豈不遠哉

或問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其刑愈何也曰意其以有贖當如舜之贖刑及今世之律也林氏謂昌邑王廢群臣多坐無輔導

之益受誅惟王言讓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正其刑墨
之意也此說亦善
或問呂氏謂有一千身者非謂止有一也蓋有其一則九者從
之有云者蔵其病於未萌也如何曰此蓋謂有其一未必至
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因者然若耽於一喪亡必至
親見士大夫子弟有以琴棊詩酒器玩書畫而亡其家者蓋
心溺於此則餘事盡廢此數者皆世所謂雅好猶足以亡身
亡家況此九者何以備而後至喪亡哉
或問唐孔氏謂爾爲德無小亦足以爲萬邦之慶如何曰此說
於罔大罔小之辭雖順然未免以辭害意淅惟非責難於君
之意然亦無此理堯舜之德猶以博施濟衆爲病豈小德而
可爲萬邦之慶哉漢元成唐僖昭非有大惡而皆至於亡國
林氏舉唐柳宗元言謂對候懿行人求以信綴瑕微顙十千梁

指此足以發明伊尹之意矣曰三山陳氏謂勿以小善而不
爲極其至則萬邦背叛務以小惡而爲之極其至而隊其宗
此說如何曰此又未免添極其至而爲說也曰然則小惡果
足以覆宗乎曰此即所謂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意也

太甲上中

或問曾氏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至此三祀十二月朔適合禮
經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於此爲即吉之月明矣二
十五月喪畢者商制二十七月喪終者周制也此說如何曰
所謂二十五月而畢者以除喪服言也二十七月而畢者連
禫服言也曾氏此說雖偶合二十五月之數以爲商則未必
然若然則是成湯在太甲元祀十二月沒而太甲於柩前改
元而不待踰年也可乎

太甲下

林叔豹義曰人情莫不好人之順己而惡人之逆己君子直諒每犯人之所惡小人苟合每逢人之所好言逆乎心雖未必盡君子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惡哉是必有公忠之道存乎其間也惟思言可以逆吾心而吾心不可以逆乎道必反而以道求之則苦口之藥不以逆我而拒也言遜乎志雖未必盡小人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好哉是必有私邪之道存乎其間也惟思言可以遜吾志而吾志不可以遜乎非道必反而以非道求之則甘言之疾不以其遜我而受也雖然言之逆者固欲求諸道然外為訐直而內懷奸詐者有之言之遜者固欲求諸非道然此言無所拂擊將順無所拂辭者有之聽言之道蓋不可以一律觀也夫惟以道求之則君子小人之情舉無所逃矣且居中虛者心也有所祈向則謂之志心一而志百故心不若志

之憂我於求諸道言逆汝心所以明忠言之難於入人心於求非道言遜汝志所以明諛言之易於惑人志又况亦有對順之名不曰順而曰遜所以明小人乘人之忽若浸潤膚受其枲行槩入之道不可不早辨也

咸有一德

或問一德之爲純一何也曰凡天下之物純則一雜則二三故一念慮之純亦一也一事爲之純亦一也苟念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念不一矣爲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爲不一矣凡事之小大雖不同然其義之所歸皆在於純而不雜也天地之間惟天德爲至一盖剛健純粹其體則一末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一元之氣晝夜晦明春秋冬夏百千萬變未嘗有一息之繆飛潛動植洪纖巨細皆得其性命形體之正而未嘗有一事之差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又曰天得

一而清以人言之惟聖人之德爲至一蓋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毫人欲之間以言其仁則一於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雜之以言其義則一於義而無一毫之不義以雜之其爲德也固畢天下之善而無纖毫之或遺而所以爲善者又極天下之至純而無纖毫之或雜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又曰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常人莫不有是一德然未免爲私欲所雜是以其德常不一故仁或雜之以忮害則非一於仁義或雜之以貪冒則非一於義禮或雜之以驕惰知或雜之以昏蔽則非一於禮知矣内外隱顯之間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不常其德而爲小人之歸則以其貳者雜之也

林氏曰伊尹告太甲召公告成王皆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爲可必夫中才庸主偃然自肆不以安危爲意者惟其恃天命廢人事故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以爲

出於天命李泌曰命者它人尚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命蓋君
相造命者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蓋與咸有一
德召誥之言合亦善
林氏曰惟一故常惟常故一蘇氏曰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
不流新故不殺亦善
或問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諸說如何孔氏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君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
觀德○孫氏曰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雖七世而其廟不毀七廟者漢氏以來論之多矣獨韋成謂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殷六
廟契與湯與二昭二穆周則七廟后稷爲始祖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二昭二穆而七此說是也天子七廟之制久矣商書所謂六
宗并數祖之廟七者祭法王制之言相合王肅謂七廟者天子之常禮攷於此信矣曰七廟固當以祭法王
制之言爲當但諸家皆謂三昭三穆親盡則毀有德則爲祖
宗而不毀如此則太祖之外更加以宗如殷之後王既以湯
爲太祖又加三宗則連三昭三穆爲十廟矣周以后稷爲祖
文武爲宗加以三昭三穆則九廟矣若廢昭穆近親而湊成

七廟則子孫未免薄其所近之祖禰將別立所宗之廟則又
非七廟之制當缺以俟知者若觀德之說姑從蘇氏之言推
明之庶與前說無礙耳
林氏曰論協于克一必以萬姓咸曰爲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
則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亦猶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善
或問呂氏曰七廟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以觀政
則合衆寡爲一體君使民民事君則合君民爲一體不自廣
以狹人則合人己爲一體如何曰一之說前已見矣非謂對
二物而合爲一也此說雖合二物而爲一而終不免有四者
之異將合四者以爲一而四者又不能不異矣
盤庚上
三山陳氏曰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治水征苗未嘗有言誓矣

遷都民咨胥怨式復告諭至於三書並繫既降風俗景而號令繁然讀是書者可以見三代君民相與之道夫王者與衆同欲其樂於違衆所以違衆者從天下之公理也大公所在事久論定向之怨者今皆安之則王者所謂違衆是乃從衆也

林氏曰先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業之所始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廢若湯之亳文武之豐鎬是也夫仲丁遷囂之後失成湯根本之地經歷九世數百年間無勃然興者盤庚既遷亳商家社稷於是復興周自平王東遷不復有還居豐鎬之意傳世數十不能復振由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也

三山陳氏曰天命既曰在天而曰恪謹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求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

物天之命祈天永命能皆自己而言之若在己不能盡其當然
之理立乎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可乎
如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
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林氏曰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盤庚方及五遷今
言于今五邦又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
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故之前所作從亳囂相耿四邦不
知何以為遷若併以盤庚之遷為五邦不惟文勢不應如
此而所遷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
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于邢汲冢記年謂祖乙遷于奄皆與
序文相戾不可據意者自仲丁至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失
之盤庚據當時所見而言當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度此
說如何曰按書序言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則是湯未遷亳之前所居為一邦也特未知為何地耳然而數之是為五邦

或問民曰民不肯遷常情則惟恐聞其言今却使無伏小人之箴蓋民之怨心不當禁遏使其發於言語乃可殺其怒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進一語而怒心日長矣曰此說自善夫帝王雖無事之時猶稽衆從人況大事乎舉上下危疑豈可不以達民言為急乎遷國重事利害多端小民之箴豈無可以補缺失裨闕筭者又豈無蹤我同意而欲遷者其言之是耶吾從而采之可以慰悦人心言之非耶亦可因其所蔽之端開導之以服其心非止於殺其忿怒而已小人之箴猶不敢伏況其上者乎此與後世違衆舉事雖朝廷近臣綢結而不敢言者異矣此必帝門自古君子行事未必不是然術之人未必不非惟若至公无我洞盡天下情謂者足非不以人言之異同為意也常人私心勝而客氣高不存事之是非惟論人言之同異往往務咸刑罰以甘心於異己者雖身當甲功之深而

天下亦由是而不勝矣殷民曰耿地爲河圮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
欲遷而上未遷必有議擬之言故盤庚使不得湮伏之而辭亦各有意見
或問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正猶出入起居罔有弗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亦通
陳少南曰盤庚之遷遷其事不可已向使其不欲遷者以告盤庚
將遂中輟乎曰可不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盤庚尚得而
開諭之今不告盤庚而以浮言沉陷衆庶蓋浮僞而不實矣
此說亦善
或問東坡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
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荊公以同此說如何曰林氏謂雖有
器非求舊惟新之言然盤庚豈借此但以謂人惟求舊耳故下
文繼以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文勢首尾相類無取於器非
求舊以爲新邑喻也此說辨之當矣東萊吕曰新邑乃是先王
舊邑豈果是求新乎是正與盤庚紹復先王之意相反也

或問孔氏謂古者功臣配食于廟如何曰配者對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對止一人耳配食乃大勳勞之人方配非遍及有功之人此言與享于正猶司勳謂凡有功者祭於大烝非可以配其言况盤庚總告羣臣之祖父豈盡皆配享乎

盤庚中

林氏曰蘇氏曰民之不率不以刑罰齊之而以誥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反覆告諭以言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言深得盤庚之旨

呂氏曰汝若不畧稽考當遷利害但自生忿怒何緣得平凡人忿怒之心則見此而不見彼若暫時稽考其怒自釋

呂氏曰遷都機會上有今日若不乘今而遷則生業將為水壞汝何以生在上乎

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蓋義與命相待而立故承古以遷則天其求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迎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有服後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盤庚所謂迓續乃命于天其義尤深切著明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吉凶禍福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爾初未嘗容心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必其有治無亂有安無危也聖人之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以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爲福去凶爲吉至於將危亂之際皆有續之之道焉且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傳以天下以有危亂之道堯舜知其危亂將殄毒生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一命于天而堯以位授舜舜以位授禹則斯民復享治安無異於堯舜之時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機已萌

必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臣皆所以續民命豈獨盤庚哉明此道謂之知命不明此道謂之不知命伊川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參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

盤庚下

林氏曰乃正厥位先儒以爲正郊廟朝社之位夫盤庚之營亳邑將以先定郊廟朝社之禮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位也按召公營洛既得卜則經營至於位成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所謂正厥位者乃正臣民之位登進于朝而尉撫告諭之也此說善

或問呂氏曰盤庚遷都既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然盤庚初不言有此等人爲我盡棄至事定日方語此蓋聖賢以一己

任怨方萬民胥怨之時聖賢不欲分怨於下故不言也此説固善然成王東征曰爽邦由哲民獻予翼是分怨於人乎曰以盤庚為君主此謀於上民猶胥怨使盤庚遜推其謀於民下則民愈不服矣東征之舉周公自處危疑之地故不[illegible]擇賢者以為辭其事體與盤庚又不同矣